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因問卷五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舒秀岐

謄録監生臣李翺鳳

四書困問卷五

明 吕柟 撰

梁惠王

穀問既曰王何以利吾國以下又曰萬取千焉以下不亦復乎曰其上以利而言也其下以義而言也惟不知義而後之是以專言利也何以又云乎仁曰義利對稱之常辭也然言義仁在其中矣仁在義先者也天子三公六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如萬取千焉盡萬乘

之國不足為其采邑而天子又何有耶曰士食於大夫大夫食於公卿皆在於乘之內者也故周禮有邦甸邦縣家削之賦

靈臺之詩不言民樂湯誓之書不見臺池鳥獸者何曰此孟子讀詩書之法也乃可謂以意逆志矣文王不能使民遂生養之性其能使子來以成臺池而又樂其所有乎若書既言偕亡天下且不可得而況有此臺池鳥獸哉嗚呼惠王可以警懼矣

世輔問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者何曰授田之時也上已言不違農時下又言數口之家知其為授田之時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者何曰此不獨言教躬行亦在其先也

思敬問作俑無後奚訓乎曰言斯人也無後嗣耳非後必殉葬乎曰作俑已殉葬矣盖此作俑者既欲死人豈不至於死已哉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不暇之日則不孝弟忠信

乎且深耕易耨非孝弟忠信耶曰不然也省刑罰薄税斂深耕易耨皆仁政之目故觀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可見矣故暇日對有甲兵之時而言也

濟民問無已則王乎之章有叙乎曰自德何如以至君子遠庖廚言王心足以致王而欲識其隱顯也自他人有心至王請度之言王恩易於致王而欲審其輕重也自抑王興甲兵至於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言霸道不足以得人又有其害也自今王發政施仁至章末言王道

所以得人又有其本也曰自是心以至遠庖厨其言不亦複乎曰是蓋始開其心而復達之於其所忍因閉其心而復通之於其所不忍也既言天下可運於掌又言保四海者何曰老吾老以下論其理詩以下證其實故推恩以下行其事也夫孟子之論王道其本也自吾老幼其政也制其恒產非有異說也然用則治不用則亂反掌之耳為政者可以知自省矣

思敬問對莊暴則曰齊國對齊王止曰齊者何曰此孟

子對君臣之異辭也齊者王之所有也故不曰國非暴之所有也故不獨曰齊耳既曰今樂古樂何以又曰今由古也曰鐘鼓管籥車馬羽旄豈有今古之異哉故曰由若夫疾首蹙頞欣欣相告不啻南北矣故曰今古而范氏以為實實今樂古樂不同則非孟子之意矣

顒問孟子告齊宣王不曰是心足以王則曰與百姓同樂則王司馬氏疑孟李氏常語鄭氏藝圃折中譏孟子忍心忘周而無君臣之義者信然乎哉曰不然也凡孟

子之所謂王主救民而言如其救民也王自歸之耳三氏之所謂王主篡竊而言如其篡竊也民亦叛之耳又安有所謂王乎余隱之及朱子辨之又弗能究焉宜乎至今而人猶議於斯也

應暘問文王之囿芻蕘雉兔之皆往何以見之曰讀兔罝漢廣之詩可見矣又以見文王之囿不啻七十里也蓋與民同樂雖天下可為囿矣

用問孟子論交鄰以湯文為仁宜矣夫仁智一道也若

句踐者董子所謂先詐力而後仁義越未有一仁者也未有仁則未有智矣孟子乃躋諸大王不亦過乎曰句踐固非大王之儔也然其憤檇李之敗而棲會稽也葬死問傷養生弔死送往迎來去惡補不足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罰免者有醫疾病有救國人三請戰而後興師可謂知耻自憤足以近智矣當孟子時其君有能如此者乎故秦穆公五霸之亞也孔子以其悔過可以入聖也録其言以終堯舜越句踐諸侯

之末也孟子以其知耻可以近智也取其志以並湯文聖賢樂善棄過之心如此夫孟子既以文王為仁矣又引伐密之詩不背于字小乎曰密人侵阮是不字小也故伐之耳樂天畏天有優劣乎曰仁智本無高下之異而大小固有樂畏之分不然何孟子嘗以大王為仁人而此又以為智乎故我將之詩獨證畏天以見樂天也懷仁問雪宫之樂奚指乎曰其惟仁智乎樂而不私憂而深其惟仁智乎能此者則為諸侯度今之諸侯可知

也不能此者則為諸侯憂古之王者可知也然則又何以教齊王之王也曰其曰方命虐民則固未嘗不尊周耳季氏鄭氏司馬氏可自觧矣民亦樂其樂憂其憂者何曰樂君之所有憂君之所未遂也遊言休豫言助者何曰休猶行者之得息也助猶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也徵招角招者何曰盖徵調角調也

九霄問常語言君親無將孟子欲齊王居明堂即取王位也如何曰孟子之意欲其行王政非欲取王位也况

所引文王公劉大王之事真天地為心者也豈有私意哉若毀明堂無王甚矣李氏何不思之甚也積倉亦務農之常胥宇亦室家之理遂以好貨加公劉好色加大王不亦誣乎曰此借齊王之言以導之耳夫好貨而與民同則非狥利之私好色而與民同則非燕昵之欲可謂人心而以道心為主矣於前賢奚汚焉

藻問孟子既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又曰左右皆曰以下者何曰其皆曰賢者不啻為衆所悅恐或溺於尊親

也其皆不可者不啻為俗所憎恐或拘於卑疏也又曰可殺以下者何曰上言命德此言討罪耳左右國人其言皆同則又察於何所也曰或因言以察其心或因事以考其行或參伍以變或錯綜其數之類也

仲武問巨室璞玉之譬不亦複乎曰前欲愛賢如大木後欲其愛國如玉也愛賢然後能愛國耳

九式問滕小國雖鑿池築城亦不能以禦齊楚孟子為滕謀者非誣則迂矣曰孟子欲其與民效死以守城池

非專以城池為險也然得民至於效死豈惟守城池也哉

冰曰創業垂統者奈何曰業基也猶土地也統緒也猶基業也創之者或增益於前或不失其舊皆自為善中得之耳然其意但使子孫可繼耳而行善以光先人非有志於取天下也

劉鉄問孟子謂滕君擇斯二者夫遷矣而齊楚又侵如之何曰孟子之意非欲滕君之遷也盖言能如大王去

邠遷岐從之者如歸市則遷耳不能則效死勿去也若雖遷而無從之者遍天下不可以立身况大王所避者狄也滕如得民如歸市彼齊楚者亦國中人耳又何懼以遷哉

世輔問既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又曰行止非人所能不亦背乎曰言人之行止雖有使尼而其所以行止非人之所能使尼也蓋有使之不能行尼之不能止者矣雖曰使尼之而行止其究亦非人也嗚呼此見孟子以

天自處矣固以見臧倉不能止亦以沮樂正子不能使也

公孫丑

官問孟子尊曾西子路而卑管仲晏子至復以當時比紂文王比齊王而曰功必倍之真忘周室矣彼管晏者又何嘗廢周也温公之疑然矣曰非然也當管晏之時楚獨稱王天下諸侯未然也故管晏之時君伯孟子之時韓趙魏大夫也亦已為王而諸侯有稱東西帝者矣

故孟子以其君王管晏時可尊王而不尊孟子時當行王道而不能行故孟子卑管晏而稱文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幾人乎曰五人耳子皆爵也

達問不動心之章亦有叙乎曰自北宮黝養勇至曾子守約皆言不動心之道而以曾子為是也自不得於言至反動其心則論告子不動心之失而以已為是也難言以下則言養氣之事宰我子貢以下則又兼言之而究其學於孔子也既曰難言何以又曰至大至剛塞於天

地也曰此其所難言也配義與道即塞天地之事也集義所生原其生氣之由也必有事焉以下斯爲養之之方耳宋人之事何以獨譬助長乎曰有事於此未免與助長之心也詖淫邪遁者何曰心開明者則見四方上下故爲一偏之言者乃其心之蔽也心無所沉溺者能酌言也有所陷矣如淪於淵如投於井蓋不復知天地之大道將肆其所見而猖狂自恣放蕩不撿矣斯淫辭也邪正不兩立心離乎道言必邪其心自求於理而不通

是窮也則必不認所學之非而陰附理以為言猶夷之推墨附儒之意者遁辭也伯夷伊尹之不同道者何曰孟子言與己不同道也故願學孔子耳夫孔子雖堯舜之賢百世之王及出類拔萃之聖且不能及而況伯夷伊尹乎此孟子之見獨高而願學之也夫子優於百世之王者何曰求夏時殷輅周冕之禮則知綏來動和之政如天不可升非一王所能舉也求用韶舞之樂則知温良恭儉讓之德無人不可感非一世所能成也

顒問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何曰此形容中心悅而誠服之狀耳其詩則證之也夫東西南北無不服則盡乎天下矣如夫子而有位則天下皆七十子也是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爾問仁不仁之榮辱者何曰其下是也是故大國必畏榮莫甚焉是自求禍辱莫甚焉

士華問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奚訓乎曰賢以德言能以才言皆所謂人之俊傑也廛無夫里之布者何曰既廛

矣與民之有職業宅之有毛者均矣又令之出布非仁也故止賦市地之廛耳

商經問乍見孺子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何以言内交孺子父母要譽鄉黨朋友及惡其聲而然也曰父母孺子之至親者也及鄉黨朋友惡其聲名己之所好者也當是時也事出倉卒興乃偶爾雖孺子父母不能啓其愛無求於彼也雖鄉黨朋友不能歆其念令名美譽不能感其中無意於我也皆天真之自然耳故曰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也若是又何以四端四體言之曰四端言其本於性也四體言其見於身也夫本於性猶隱然見於身則顯矣而人猶不知存是心耶既曰火然泉達又曰保四海者何曰擴而充之求充也茍能充之果充也故有淺深耳此章非言人臣其曰謂其君不能者何曰凡言人蓋皆有志於四方者也有志於四方則有志於正君矣故下曰保四海夫一人也且如此況於為君者乎

得輿問孟子論擇術而言里仁為美以下何曰術莫大

于仁也故惟仁至貴而人之至賤者乃自取惟仁本直
而人之或枉者則自求
濟民問舜之與人為善亦有是心乎曰與人為惡則無
是心也與人為善之心豈止有之耶蓋加于衆人之心
萬倍矣故曰欲並生哉故自耕稼以下言其實自取諸
人以下言其所以大也
弘學問伯夷柳下惠隘不恭推其弊乎曰一清一和而
不即隘與不恭也又奚推故孟子學孔子

景章問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虚王相者何曰王相以其相生相助而言如甲子乙丑遇壬癸之類也孤虚以相克相害而言如庚申辛酉遇丙午丁未之類也既有天時地利然則人可以勝天地乎曰人得天地之氣獨全與在天之時日在地之城池不同故一得其和天地從之矣蓋天地人一道也故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

雲霄問孟子于景丑論朝齊王其言亦有叙乎曰自内

則父子以下因論敬而言用敬莫如我也自父召無諾
以下因論禮而言失禮莫如王也敬在心以言言禮在
貌以行言孟子既言朝廷莫如爵又言惡得有其一以
慢其二哉則齊王者何與孟子論齒于鄉黨耶曰不然
言朝廷之上亦有論齒德之處而論爵則多鄉黨之中
亦有論爵德之處而論齒則多是故燕毛序齒建官惟
賢左右惟人此商周之朝廷也一命不齒于鄉黨鄉里
以為儀表此周漢之鄉黨也故莫如云者非必止在其

一尊也

士問孟子受餽于諸侯何至兼金百鎰七十五十之多也曰君子辭受論義不論多寡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世用問孟子處孔距心及蚳鼃皆非蚳鼃距先有所問也孟子乃先言之如此可謂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矣又況于未問而言乎曰聖賢之心茍可以救民而正君不暇計其他也于距心則救民之事于蚳鼃則正君之事二子之所行即孟子之所行也又距心蚳鼃在交遊

之間亦不可知

滋問孟子反齊滕之路不與王驩言君子之處小人不亦太過乎曰賓師之體亦自如是耳故曰既或治之予何言哉然其所不言之意固已深矣

士問禮天子槨四重諸侯大夫以下降殺以一今孟子言自天子達於庶人棺槨皆七寸不亦無等威乎曰所用之木不同如天子之木則固題輳者也

增問今之君子豈徒順之順君之過乎曰順已之過即

順君之過文君之過即文已之過也

增問繆公之待子思泄栁申詳異乎曰泄栁申詳之賢不及子思故繆公待子思特優也故曰吾於子思則師之若泄栁申詳其顔般之徒乎

逵問孟子言以其時考之以上言不豫者何曰言天必欲平治天下又何必不豫哉

滕文公

增問孟子之論性善既稱堯舜何以又言道一而述三

言也曰前證以二聖之行後證以三賢之言也引一言足矣何至於三言曰成覸時人也其言猶可疑顔淵大賢也其言不可疑周公大聖也其言益不可疑也既言性又言道者何曰性隱而道顯道即性也曉人當如是耳

衢問三年之喪斬衰而孟子言齊疏者何曰齊疏非齊衰也言齊之粗疏齊之疏則斬矣滕父兄百官言喪祭從先祖而世子以為不我足者何哉曰世子言已平日

馳馬試劒父兄百官不欲顯言其不能行大事特假志言以沮之耳嗚呼即世子斯言可知其終必能盡大事也世子亦賢乎哉

雲霄問孟子既言賢君恭儉又言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何曰恭儉德之體也禮下取民有制德之用也其實皆什一者何曰夏取一於什之内殷取一於什之外周之用徹亦取一於什之外故曰皆什一也徹法奚訓乎曰同力合作計畆均分之訓的矣但所謂鄉遂用貢都鄙

用助者孟子尚未之言耳雖周亦助始度周亦用助而請野以下斯孟子斟酌三代之法而欲滕行之也未必皆周之徹耳曰如龍子孟子之言則禹之制貢亦不仁之甚矣禹何以為聖人曰此後世守法者之過也觀禹貢兗州之賦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而冀梁等州皆言錯者可以見禹之心矣助法之善何曰豈惟見天時私田凶者公亦凶亦以見地利私田肥者公亦肥也若貢法上不論天時之旱澇下不論地利之肥瘠亦如後世計

畝徵稅之弊矣故孟子既以數歲為常言貢之弊而復以雨我公田私田言助之善矣夫貢固有不雨而徵者矣孟子既言請野九一國中什一又言鄉田同井以下者何曰盖不以助之善為可廢也國中什一權處焉耳要其常惟助法也盖既不失治下之理又不失事上之忠如之何其勿行之既用助法則有公田厚君子私田厚小人矣又用圭田及餘夫之田者何曰公田所入之粟意必計官尊卑為降殺若圭田則仕者皆同也餘夫

一區則傷義不田則傷仁故二十五畝者曲成之道也餘夫田奚在手曰雖在井之内亦可也雖在井之外亦可也在井之内或數夫而共一區在井之外或數人而共一溝圭田亦若是處耳不然或在官之餘田也

世用問孟子闢許行之並耕既自種粟以下又自有大人之事以下者何曰上以人有定業語之而不悟則必以人有定分者曉之也夫人有定分實天下之通義觀堯舜命禹稷契之事可見矣故其下申言所憂之大不

同農夫也是何也葢其德與小善不同而其心與志未者異耳此堯舜之憂所以為大也陳良旣北學於中國乃至使北方學者未能或先而良獨為豪傑者何且其所從受學者亦不及良耶曰豪傑以資質言孟子固曰雖無文王猶興也然則良之所從學則亦無常師乎且以孟子言陳良為豪傑則孟子亦可知矣子夏子張子游曾子尊聖人何以不同曰三子者得聖道一支故其所尊者小曾子得聖道全體故其所尊者大也物之不

齊而謂之情者何曰情實也猶性之者也而許子欲齊之真乃為偽耳而曰國中無偽何耶

勲問孟子彼有取爾以下既即經意以明夷之所援之非矣其言天之生物以下者何曰此即天理以明其所學之非也夫父母保赤子推之匍匐入井其恩至矣此亦可見一本也而夷子以為愛無差等非二本而何哉

商經問孟子論不見諸侯既言齊景公田以下又言枉尋直尺至雖若丘陵弗為者何曰上即其義言不可往

下就其利言亦不可往耳如枉道以下則又言其所以不可往之故也

文舉問孟子言衍儀乃妾婦之道彼妾婦者豈一怒而諸侯懼哉曰求富貴於此邦而不得也則必怒而陰行諂諆於他國以賊乎此邦非妾婦而何哉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窮達無二者果如是乎

增問三月無君則弔之謂何曰弔如弔喪之弔不獲祭其先人與亡其先人者等也故人皆弔之顧有室家不

言男女而言父母之心者何曰父母之心可説也男女之心不可説也故不待父母之命以下則賤男女之心也君子而易仕與賤男女奚異哉
思敬問孟子既言傳食諸侯之泰以為輕仁義者矣其自其志將以求食以下則謂之何曰上因彭更言食功責其反慢乎大功也下因彭更論食志詰其實貴乎無功也盖自何以其志為哉以下借以有功發其食志之言難以無功得其食功之心故耳孟子辯佞之巧如此

夫

聘問孟子論王政言湯則言為童子復讐言武王則言士女為綏者何曰此可見湯武父母斯民之心矣斯謂之王政

世寧問孟子論宋王之為善而欲長幼卑尊皆薛居州則何以能之曰此謂戴不勝也戴氏其宋國執政之臣薛居州其戴氏所喜之人乎相國之體用人之法俱盡之於斯言矣戴氏而知此宋雖以王天下不難也

雲霄問君子之所養可知者止言曾子子路乎曰雖段干木泄柳者處之已甚亦豈諂笑之徒哉則夫子見陽貨之事可知矣然則不見諸侯豈無義乎集註謂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者何曰此章非謂評品聖賢乃論見諸侯之事也

九儀問戴盈之言待來年者何曰此必有牽滯不斷之欲故云爾故曰改過不速者遷善必不勇

孟子叙治亂言堯舜既沒及紂天下又大亂啟少康太

甲武丁且勿言禹湯亦在亂數乎曰上既堯使禹治洪水故言堯舜正以言禹也其曰暴君代作則湯太甲武丁之賢自不沒矣但不如唐虞之際聖賢之接迹爲盛耳故曰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室之治始於文王成於武王而乃叙周公爲首以天下大悅係之而以文謨武烈之書證之於後者何曰雖則文謨武烈亦周公之所相也然則文武不及周公乎曰此章叙治亂多自臣下而言蓋寓自任之意是故堯舜之時不言堯舜言禹

周公之初不言文武言周公春秋之時言孔子也孔子之後則孟子自繼之矣故曰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我亦欲正人心云故此章治亂各凡三節也孔子之言春秋若曰知我則無罪若曰罪我則不知兼之者何也曰知我者其天乎罪我者其天乎孟子叙當時之亂無父無君之禽獸至於率獸相食者何曰此即孔子亂臣賊子之世傳所謂甚於禹之洪水毒於周公之夷狄猛獸者也其曰聖人之徒者何曰言世無有獨

能爲距楊墨之説者也有則亦聖人之徒人亦何故而從楊墨乎嗚呼孟子於此雖欲辭斯道之傳不可得矣
弘學問孟子前既言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末又言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奚不同曰上言若仲子之廉蚓優乎仲子下言若仲子之廉仲子必學蚓然後至也是豈人所爲哉且母兄與妻孰重棄其大而小是爲雖此於世之卑汚茍賤者不同然語其亂倫則一也

續因問　鶩峯東所語

梁惠王

象先問聖賢之心直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欲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却有個要處只在君上轉移故孟子因惠王招賢說以仁義其心便可想見此意未知是否先生曰豈惟招而後往見哉昔者孔子轍環天下其之判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是何等樣心

問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註云此言仁義

未嘗不利彖先以為仁義者吾心之天理人之居仁由義是天理合當如此的而民之興起自無不愛親急君之理是仁義本無一毫求利之心若說仁義有愛親急君之利恐涉於有所利而為適所以開惠王求利之端殊非拔本塞源之意如何先生曰註亦不妨小人不見利不勸孟子對個惠王只得如此說昔其師子思亦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一友問孟軻氏於齊王好勇好貨好色之類莫不委曲順導未嘗遽忤其說而於惠王利

國之問遂斷然遏絶之曰不可者何故象先曰好勇好貨好色此一人之私情也而宣王天資撲實自說已短無所隱護孟子以為猶可引歸於善故其意婉若利國之問干係治體故遏絶之辭不得不嚴未知是否先生曰此亦然但聖賢之言圓轉流通應口而出無非至理其說到仁義未嘗不利處與論好勇好貨之致王者亦未嘗不同也

柳本泰問引靈臺之詩與本詩文辭不同者何先生曰

如今引詩書皆是就字意上看矣若孟子引詩書因其曰臺沼有一靈字即知道民歡樂之也因其麀鹿攸伏等語即知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也因其有時日曷喪之語即知其雖有臺池鳥獸不能樂也盖他得其大意不在尋行數墨耳

象先問民樂臺沼麋鹿魚鼈不惟可見文王先憂後樂之情亦可見能盡已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先生曰然故予嘗說靈臺之篇一章言能仁民也二章言能愛物也

三章言能養士作人也惟文王能修身以養士而作人斯能盡民物之性耳然則惠王不能與民同樂者將所謂修身作人者初未有乎

或問使聖人當釁鐘之時亦以羊易牛如齊宣王乎象先曰不然宣王之見牛所謂乍見孺子將入井者而羊又未見故以易牛可也若聖人既知得釁鐘是用之以禮雖見牛之觳觫亦不必易也故易牛之事只可在無心中偶一行之耳是否先生曰然有仁術者雖牲殺必

備養仁術者於庖廚亦遠孟子姑即齊王之微仁而開
廣之非所以論於仁之全也
象先問一友云輕重長短不在物亦不在心在心之應
物上不知是否先生曰輕重長短雖在物而所以能輕
重長短實在心不然則老老幼幼猶恩加百姓也恩加
百姓猶不忍牛之觳觫也
宋儒范氏云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
韶舞必放鄭聲為邦之正道孟子謂今樂猶古樂乃救

時之急務所以不同象先謂孟軻氏述與民同樂一段非用韶舞之意乎述不與民同樂一段非放鄭聲之意乎而謂孟子之言不出於正道孔子之心不切於救民可乎不識以何者而謂其有不同也先生曰此辯亦是范氏蓋就其立言之體而斷之也
張南軒云文王之囿或蒐田所及而民遂指為文王之囿耳象先意以為此論良是夫囿者蓄育鳥獸之所果以閒曠七十里之地為蓄育鳥獸恐亦非制節謹度者

矣先生曰自不妨旣與民同樂雖數百里亦可也或問
孟軻氏於滕只說茍為善後世子孫必王又謂文王以
百里起何耶一友云王者必世而後仁文王自后稷太
王積德深矣故文王可以百里起滕欲為善纔自文公
始故王須待其子孫象先意謂此固是一說大抵王天
下德為上勢亦次之當時滕止五十里國勢熱弱且列
國漫無統紀欲朝行仁而暮及於天下却難文王時方
百里起且天下只有個商舍商之暴便歸於周之仁矣

其勢較易若說必待數世而後王君人者便得以委諸人而生今之民固不得蒙王者之澤矣且孟軻氏謂以齊王猶反手者又何也先生曰此論亦是

達問句踐之專吳也用大夫種之謀以巳女女吳王大夫女女吳大夫士女女吳士復納美女於大宰嚭撫越十四年而遂滅吳董子所謂先詐力而後仁義者也孟子比諸太王不亦過乎先生曰句踐固非太王之儔矣然其憤檇李之敗而棲會稽也葬死問傷養生弔憂送往

迎來去惡補不足免者醫病者救怨曠者有罰國人三請戰而後興師可謂知辱自憤近於知矣當是時也有如此君者乎故秦穆公五伯之亞也孔子以其悔過可以入聖也録其書以終堯舜越句踐諸侯之末也孟子以其知恥可以入智也取其志以並湯文聖賢樂善棄過之心如此夫

何堅問樂正子曰君為來見也如何先生曰樂正子自以為已能使魯君見孟子但臧倉沮之故不行故孟子

說行雖或有使之者止或有尼之者然其實非人所能為以此觀之則魯君今日之止臧倉固不能沮樂克亦焉能使之行哉蓋亦沮樂正子耳觀孟子滕文問他守國之法便告以鑿池築城效死之說梁惠問利國齊宣好色好貨好樂皆隨事區處應答不失其正鑿乎可以見之實用可謂深達一貫之道矣

公孫丑

官問孟子尊曾西子路而卑管仲晏嬰至復以當時比

紂文王比齊王而曰功必倍之真忘周室矣彼管晏者又何嘗廢周也溫公之疑然矣先生曰非然也當管晏之時楚獨稱王天下諸侯未然也故管晏以其君伯孟子之時韓趙魏大夫也亦已為王而諸侯有稱東西帝者矣故孟子以其君王管晏時可尊王而不尊孟子時當行王道而不能行故孟子卑管晏而稱文王

問孟子時雖列國相雄長以今觀之不過一諸侯况周室尚存名分固在孟子為大賢遨遊其間初未嘗仕何

故於齊梁皆稱臣何故以王稱諸侯先生曰周制雖士於大夫亦稱臣故有輿臣皂之說况是時周室雖存實亡韓趙魏大夫也且稱王况諸侯乎是故孔子時猶可尊周至孟子時則難矣

象先問持志養氣是一時工夫非判然二事如手容恭足容重一般手容足容是氣而其所以恭且重者孰主之皆志為之也故觀孟子前面並說持志養氣後面只說養氣更不說持志可知矣然則志至氣次之說如何

此次字正如春秋傳所謂其師次於其處之次一般非有先後之可言也先生曰志雖至極而氣即次於志非可緩之物可見雖養氣亦用志也不然蹷者趨者雖是氣而所以蹷趨者亦是志之未持也故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為不動心

象先問孟子所謂直養即子思所謂致曲工夫一般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自生而今只將自家心體上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故

謝良佐有云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此等說集義似亦盡了先生曰不知當三五人看又如何不知當百數十人看又如何何如有未然焉得謂之盡乎象先愕然曰安能必百數十人之皆然哉先生曰只如此亦可以觀集義

象先問塞於天地之間此是對後人欠缺時說不然雖不說充塞亦得故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謝上蔡曰浩然是無虧欠時下面配義與道便是塞於天地的

事有說此段是氣之體下段是氣之用恐不可如是支離也先生曰以予觀之上段雖謂之用可也下段雖謂之體可也盖不有配義與道之體則無充塞天地之用矣然則所謂難言者豈惟在剛大充塞也且據剛大充塞而言固謂之難言若配義與道豈可以易而說乎故有配義與道則不患無剛大充塞矣剛大充塞不是做功處所說配義與道便是塞天地事良是

問塞乎天地之間六合是恁的大吾人以眇然之軀何

以塞之先生曰吾與天地本同一氣吾之言即是天言吾之行即是天行與天原無二理故與天地一般大塞猶是小言之也

象先問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李延平說氣與道義元是一滚出來的此論極是却又將襯貼字觧配字恐未穏夫天之生人道義與氣便一齊具足無有個無理之氣惟直養無害便與道義渾合無間故云配耳孟子下一配字對失養時言之故也註云若無此氣一時所為未

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不充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恐亦未安蓋無浩然之氣便無道義了便欿然餒矣安有道義於一時而後日纔餒耶是否先生曰這配字如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之配蓋天地就是個廣大不是廣大又是一個物與天地相對合也故配義與道方是浩然之氣耳茍無道義雖謂之血肉之軀可也又安得以言浩然哉觀諸乞墦之人紾臂之子又何嘗一時所為出於道義哉

年問配義與道者何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着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又問孟子不及孔子者在何處先生曰只這說浩然之氣便是不及孔子處孔子何嘗無浩然之氣却不如此說與天地合德矣又何須說充塞

或問孟軻氏上說配義與道下只云是集義所生者何象先曰朱子不觧云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者人心之裁制故如慈孝之理是道也如撫養教訓温凊定省之類

是義也蓋道其全體義其條件也道上却無做工夫處故下面只說集義是否先生曰此看亦可謂善屬辭比事矣然集義處即是道不以道言者道統乎義也易云殊途而同歸亦此意

王材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見朋友記先生語勿忘云若坐馳了却是忽心不可竊意既謂之必有事如何又有坐馳曰此記者誤也必有事以集義為事矣若為他念牽扯此便是忘勿忘即是不息不息

最難曰必有事即是有為者辟若掘井勿忘即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陳白沙謂舞雩三三兩兩只在勿忘勿助之間想當時曾點只是知足以及之恐勿忘勿助工夫却欠缺些不然則不止於狂矣

問孟子所謂勿忘勿助只是說自然而已蓋忘則涉於無情助則出於有意也先生曰勿忘亦非自然蓋自强也功夫全在此

濟民問舜之與人為善亦出於有心乎先生曰與人為惡則無是心也與人為善之心豈止有之耶蓋加於中人之心萬倍矣故曰欲並生哉故自耕稼以下言其實自取諸人以下言其所以大

王材問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言省了多少兵家說話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其道想亦是如此先生曰然看來只是要得人心就如程子云今將數千人能使他依時及節得飯喫亦是難事左氏所

謂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是人和至於昔日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雖有天時地利何所用之曰就是吳起所以成功亦是能與士卒同甘苦但此恐還是第二着先生曰是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是第一着若夫凶年饑歲君之民使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則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矣

先生曰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等以今學者觀之似不當說不知還不欲如此抑是氣歉不敢說欽夔曰

還是氣歎先生曰然連此語不道方是孔子

滕文公

先生曰孔子繫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性則善便在前孟子道性善便在後却源流於孔子世儒謂孟子性善專是言理孔子性相近是兼言氣質却不知理無了氣再那裏有理有理便有氣何須言兼都失却孔孟論性之旨了

孟子引書多就巳意説如言若藥不瞑眩盖言滕雖可

以為善國然而非勇不能也

栁本泰問助貢之法先生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此是就後面行之者說若在夏禹之時貢法自是善或上上錯或中上錯或下上錯至兖州則十有三年其賦貢豈為不善

老泉論井田終行不得也迂矣横渠欲買田一區自行井田恐亦難只是當時他心上有不平處故欲為之也欲行井田如古之制必是創業之君乃可易曰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必是時而後可以有為也然又須思量整置設法備盡使後世無所改易方為無弊若繼世之君此法如何行得必也其均田乎均田即仲舒限田此法甚好其次唐口分世業法亦善廉吏奉行者少此朝廷之法所以難行

光祖問曰禹貢所載九州田賦上上者今反為下下下下者今反為上上如雍冀豫不如荊揚是也豈風氣有遷轉耶先生曰風氣遷轉雖亦有之但堯之時禹治洪

水既平西北最高故水初落時田壤方藉漸漬灌溉是以田賦爲上而荆揚一帶地勢卑於水盡渰沒故其土爲塗泥財賦尚未甚美也及至後來水既歸壑流行日下地之高者無所潤澤故西北之土多乾枯甚至深掘猶未見泉而東南田壤猶禹時之西北是以其產勝也此皆土地因時之水勢高下而有肥磽不專委之風氣之遷轉人事之勤惰也田下而賦上田上而賦下據一時言之賦不止田中所出如山林川澤之財皆是故總

計之為上為下也孔氏言田下賦上人功修田上賦下人力𤼵亦未為得

滋問禹之治水不顧妻子矣其後戒舜猶識之不忘聖人亦常情乎先生曰聖人之心固人情耳但視事有輕重則非人所及耳當其水之方割也視萬姓重視妻子輕猶堯為天下得人捐二女棄九男不恤也豈人所可及哉及其戒舜猶述之者職於懲丹朱耳蓋以人所易戀者言之也嗚呼此聖人行高而言卑

王標問舉齊景公言不可往見之義枉尺以下何也曰就以利言亦不可蓋枉已者未有能直人是以理斷其無枉尺直尋之事也

王標問居天下之廣居其意何在先生曰廣居正位大道而以天下言者見天下莫能尚也所居所立所行者皆天下莫能尚的大境界彼富貴貧賤威武或以順從乎人者何足道哉

王獻蓋問孔子三月無君胡爲乎皇皇如也先生曰聖

人見天下陷溺荼毒性未復生未遂故皇皇然要出去救他蓋其民胞物與之心視天下疾痛痾癢與已一般故如此學者須要有這樣心腸方好若後之汲汲於仕者蓋為富貴利禄計耳故曰同行異情

光祖問孔子之心常以尊周為本其至齊衛之邦皆見其君何獨至周之都而不見其王耶果周王衰甚難於扶持抑周無賢人之引歟先生曰無賢人之引或然蓋夫子亦嘗至周問禮樂矣知禮樂者未嘗薦夫子况其

他乎故曰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

摽問戴不勝何如人先生曰必是宋之相臣故孟子以

以人事君之道告之

戴盈之章王政行農則什一而稅商賈則關市無征天

下多少快活

四書因問卷五

四書因問卷六

明 呂柟 撰

離婁上

斆問離婁之明以下孟子既言治天下當遵法度又言聖人既竭目力以下者何曰言人當知所以可遵也出於聖人心思之政如之何其勿遵之不然不智孰甚焉何以又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曰惟有仁心仁聞者為能遵行仁政故耳故人臣之責難於君者責仁政也故曰

恭陳善閑邪者陳仁心也故曰敬恭則尊君如元首欲
四海之咸服非啻望以庸君小康也敬則愛君如腹心
欲萬理之皆備不止擴其善念美意也故是章之旨君
道在仁智臣道在恭敬
問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其五帝之
事乎三王而下涉乎迹矣後世至禮壞而民無所措手
足至樂崩而民之怨咨生焉而欲至治太和難乎曰只
是個仁則難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

思敬問聖人人倫之至者奚在乎曰仁而已矣是故堯舜之事君治民不外乎此幽厲之身危國削惟反乎此耳

王標問三代之得天下章如何先生曰天子不仁諸侯不仁是承上意推之以至於卿大夫士庶人俱有不仁之禍見為天子諸侯者不可以不仁也

思敬問孟子既以天下得失國之廢興論仁又言卿大夫士庶人以下者何曰舉小以見大也小則有宗廟四

體者且不敢違仁况於天子諸侯乎可不懼哉

應賜問孟子於恒言奚謂予曰聖賢之心雖微言不畧也夫孟子以人言天下於國之先言國於家之先非其序也又遺其身而弗及非其本也故序而究言之耳朱子言韓退之言誠正而不及格物為語焉不詳擇焉不精然則孟子何以并誠正亦未及也曰言脩身誠意則自格物以下皆可見矣如必盡録經文而以為知道又何所自得哉

田問為政不難者何曰德教溢乎四海即為政也不得罪於巨室即不難也夫不得罪於巨室非脩德之誠致行之密處事之當接人之恭聽言之審待物之洪不行也夫為政不難而不得罪之道亦甚易

恭問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猶弟子恥受命於先師言必不可也如恥之莫如師文王文王不受命於大國乎曰非然也是猶父不得而子之說也故曰仁者不可為衆言仁者之前不能為其衆耳邵子曰以一人之人當

兆人之人者其惟文王乎受命不受命不足道也

仲武問旣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又言得其心者何曰有雖得民而不得其心如伯者是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仁乎曰然故孟子自離婁以下七章其言仁皆主愛也孔子何以不以愛為仁但孔子於管仲亦許其仁於顏回何以止許三月不違仁乎曰顏子言其具體耳非管仲之所及也管仲則仁之一支也但其似之耳

守德問曠安宅舍正路何以可哀也曰是猶逃亡迷失之子其死喪未可知也而安居在路者乗涕泣而求之耳故孔子以夕死為可而孟子以此為哀也是世固有雖生如死雖死如生者矣

劉銑問既曰道在邇何以又曰事在易曰事即以道為事也在邇猶言在近有道也夫親長在人豈遠而孝弟豈難者哉

官問至誠必動者何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其

明善誠身之極乎故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薦問辟草萊任土地亦聖人重農之一事何以當次刑也曰不勸其君以仁政而惟土地之辟固有侮奪人者矣罪雖不比於死亦不可宥也

陟問孔子論觀人有定規矣而孟子乃云聽言觀眸子者何曰雖孔子視以觀由察安或亦用言與眸子耳視以觀由察安非臯陶載采采之說乎曰雖載采采而言

與睟子亦不可舍也言心聲也睟子心象也

林問恭儉不可聲音笑貌為者何曰雖見於聲音笑貌者亦實心之不可掩耳若徒以聲音笑貌為者有時而侮奪人矣故恭者惟為肅已儉者惟為節財其用自能不侮奪人

文舉問君子不教子則周公撻伯禽孔子訓伯魚者非歟曰此孟子因責善之事而說之激也古之聖賢自妊子食食能言也教之矣子之不教是愈疏也故教則可

責善則不可責善非教歟曰教有養之之道責善有服之之道若周公之事則為成王以責善也

標問古者易子而教之何如先生曰孔子言聞道則死亦可安孟子言不聞道則生亦可哀君子不教子以周公撻伯禽孔子訓伯魚之事觀之孟子意重在責善上古有胎教君子何嘗不教子但孟子教字說得重

衢問孟子論事親守身文以守身為事親之本其卒也獨證以曾子之事親者何曰若曾子者可謂不失其身

而能事親者乎夫所謂養志者豈洒向有無之順意哉

則於其身之所行可知矣

王標問守身之道先生曰此是個事親之本下邊說曾子能養志意思多少周詳到此地位是個百行俱備的人守身不待言矣可也還是許他

田問大人之格君心既曰仁義又曰正者何曰雖仁義而少偏非姑息則殘忍矣故正者至中之道也

本泰問格君心之非先生曰格字最廣隨其君意發動

向著處即有以預防之不拘何事但將萌之欲就是如舜曰威之禹就說帝光天之下等語就是杜其用威之念極而論之則如伊尹見太甲不能變乃放之桐宫使之思法乃祖處仁遷義亦是格君心處

標問孟子何以責樂正子先生曰樂正子早見長者而後求舍館必有審擇所處之意盖樂正子從子敖来想亦同一舍館也是箇為善不力的人故責之

洙問以新造之地無所舍館即見長者不亦迫乎曰孟

子之意豈獨以其遲慢者哉雖則舍館亦當咨之於師耳惟不咨之師故主於子教

標問仁之實一章如何先生曰只是平鋪說孝弟到樂處自有箇生意若勉强的人如何有生意出來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老萊子詐跌臥地疑未及此今看小兒女在父母膝下就有這意思

吳光祖問仁之實章先生曰重在樂上如讀書得樂生意自不可遏若樂於事親便不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

成於樂之謂也謂之不如樂之者學者須推求猛省知斯二者弗去是知行並用之功也樂斯二者樂即所謂有深愛也生則隨其念慮之發皆孝之心矣足之蹈手之舞要亦有越禮意思但孝弟之心至惡可已則自不覺得手舞而足蹈要皆是孝弟呈露而不自知雖舞蹈亦不為過矣

充問樂之實者何曰此惟自得為能識之蓋人心惟樂乎道也則意念之動思惟之興皆在於是矣於是乎曰

新於是乎起義於是乎藻行又其究也思若或啓之行若或翼之人不能遏已不能罷是故足蹈而我不知也手舞而我不知也皆愛敬之舞蹈也斯其爲樂之實乎若老萊子之事猶爲有知乎爾盖不免於用意非其熟也

世寧問不可以爲人與子者何曰不得乎親是禽獸也是草木也茍欲爲人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親心如之何矣不順乎親是秦人也是越人也茍欲爲子孝子豈

忍失道之父哉親身如之何矣故舜怨慕云

何謂天下之父母便化便定先生曰人於父母不豫處鮮有不見父母之非者今見瞽瞍是這等至頑的父乃亦可厎豫可見只是為子者不盡道故耳父母豈可怨尤者哉此化與定之所由也為人子者父母非瞽瞍尚有不能致其厎豫者可以自省矣

先生嘆曰自古聖人第一舜難舜遭人倫之變而皆能化之可見舜之為善之心無一息之間

離婁下

本泰問東夷何在先生曰在邊境夷服之地諸馮負夏是今山西夏縣地鳴條就接著歷山近人有指山東并浙上虞有舜塚等名遂謂東夷乃此兩處不知山東以陳敬仲奔齊上虞乃舜後姚姓封於此子孫不忘遠祖故皆立此名色遂有此耳

敩問孟子言舜文若合符節者何曰此孟子自任之志也夫理無舜文之異故其行也若合符節耳孟子若得

志固知符節乎舜文矣

本泰問符節之說如何先生曰符節是孟子自任之意見得他若得志就是行舜文之道所得者就是舜文這一派子又以見得當時所行皆不是舜文的道理

阡問孟子既言焉得人人而濟之又言日亦不足者何曰上言小惠難廣下言難久也王政廣大而久遠自可㢢此矣

九霄問君雖土芥乎臣臣逮待以寇讎不亦過乎從此

言則篡逆之所興也曰此孟子對君之辭以警齊王耳若與人臣言則言忠

世輔問既曰禮義何以又曰非也曰此為禮義者之過中失正耳故伯夷之義柳下惠之禮君子且不由況仲之廉鬻拳之忠者乎故君子擇乎中庸

士華問中才之養云何曰知養赤子之方則知養中才之道是故或覺之以行或悟之以言或如三遷以擇其居或遺一經以定其業或為之求師或為之選友不作

不法恐其無觀不適不道恐其濟惡或懾之以禁其邪或嘻之以誘其善蓋即身脩而家齊者也若因小失則視如途人因小怒待如寇讎此不中才者愈入於惡而我之中才抑豈得為善哉家之所由敗也

轂問人有不為者何曰惡不改不足以遷善舊不更不足以從新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

九式問大人止於不失赤子之心乎曰然擴充之說如之何曰夫人既長此心不患其不能擴充惟患其或失

耳

潮問自得何以安居資深曰今有攘人之物而據之者見胁則惴聞議則驚惡乎安藉之如草芥用之如泥沙惡乎深以其非自得之物也故自得者心有所契身有所合藉而用之混混如汲源泉矣使非深造乎斯道而馳心異端焉幾何不為攘之徒也取之左右者何曰猶曰左右取之也

大器問深造如何先生曰深造是進進不已意道是道

理進進不已必以道理欲其自得之也自得意甚好是前面原有的失了今得之也蓋進進不已而以道理尋將來反其固有則自居安資深逢原矣此一時事非以次第言但積久耳

本泰問何謂自得先生曰深造正為自得字設蓋造詣不深安能自得然非以道則所以深造者果是何物此道字雖說是進為之方然必以道理道字說如云知所當知行所當行云云居安資深逢原不出自得之外乃

是自得之漸漸進於熟的地位無甚工夫就是孔子不惑知命後到於從心不踰矩的一般

大器問服人養人如何先生曰以善服人有矜高自大意以善養人就是欲並生哉真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

張偉問不祥之實云何曰蔽賢之人其言豈有實哉

舜由仁義行何以又曰非行仁義曰以仁義為在外之物也耿而行之謂之行仁義以仁義皆根於心自心而

發也故曰由仁義行
本泰問何以謂由仁義行先生曰由仁義行只是率性
如此行仁義的是智者利仁
綿曰三王四事萬世無弊者也豈有不合勞周公以仰
思曰當時之事或有不合於四事仰而思之蓋師四事
之意而行之也是故既醉以酒屢形於詩速由率殺疊
見於書矣又曰仰思斟酌之意雖三王之事亦有斟酌
是故有惡有好禹道之權也執中而又無方湯道之權

也遠近如一武王道之權也不合而仰思周公之權也

繼祖問魯之春秋乃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此春秋名雖類乎列國之史事則兼乎天下之道故義取於孔子而志欲復乎王迹也

伊問君子之澤百世不没孟子云五世而斬者何曰此自其子孫而言也是故雖有善者繼之至五世必衰或生一不肖夏商周之世可數也雖有惡者繼之至五世必斬反生一賢漢世張杜之後可辨也孟子蓋言孔子

至此尚未五世其家尚有傳孔子之道者故已得私淑之耳若論孔子澤在天下者雖萬世未艾也

介問傷廉傷惠傷勇者何曰此皆承第二句者言也蓋取與死之義少無取與死之義多故有傷耳若介乎二者之間則不可言傷也

保之問孟子論性言故利者何曰故利一道也若不知利則莫肯求其故不知故則無由知其利故其下以在地之水在天之星辰明之蓋皆已然之迹而出於自然

者也則在人之性可知矣

本泰問天下之言性一章是為智發歟先生曰程子亦謂專為智而發然實是論性也但能知得自然便是智耳孟子意謂人性本善人但把那故之已然處看就見矣此處不必兼水說只是說人性也第二節是即地理中所有之水亦只是就順的說第三節是即天文中之故亦只是就順的說蓋即天地之性以明人性之本善也

輔問孟子不與王驩言蓋其本心也然始弔於滕則言既治其事後弔於公行子則言朝廷之禮者何曰君子之絕小人據道則無隙執禮則無尤

士昂問仁禮豈有不忠而又反其忠者何曰人固有行如仁禮而心不然者矣反之而志於忠雖舜奚讓焉雖惡奚患焉

本泰問存心先生曰是箇頭腦工夫下三自反皆是存心處憂之如舜處亦是舉所以示自反之則也覩舜之

思親處歴山雷澤等處只是自反這箇學孔子惟顔子

能學得

思敬問既曰禹稷顔回同道又曰易地皆然者何曰同

道承上孔子兩賢之言也易地承上思溺思飢言也盖

同道則能易地矣是故當禹稷之地天下溺飢由我致

之也故過門而不入如同室之鬬也當顔子之地天下

溺飢非由我致之也故簞瓢而自樂如鄉隣之鬬也下

章言曽子子思之事盖亦類此觀此可見孟子論世之

友矣

守德問責善而爲賊恩之大不孝莫大焉何以言章子非不孝也曰原其責善之心豈有惡意哉豈有不孝哉但其後傷恩至此耳

顒問堯舜與人同孟子不亦自任之過乎曰儲子言果有以異於人則爲不知孟子矣故孟子不得不自任也

萬章上

懷仁問孟子言舜竭力耕田以下不幾於自伐而非父

母乎曰非然也舜若曰我竭力耕田但供子職而已此何足道哉若父母之不我愛必其心或未誠道或未盡志或未順顏或未承難或未紓用意不周過失不覺將無以是得罪於父母乎若是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為孝況耕田乎故視帝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以至天下悦而歸已真草芥耳此怨慕之心自人少則慕以下言慕也惟慕斯怨惟怨斯慕

大器問共為子職不自任乎先生曰舜往於田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謂只能幹得這事而已其所不能者自家不知也故曰怨慕

顗問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者何曰帝亦知舜告親則必害舜不得妻故雖以帝之妻舜而舜不告帝亦不以為異也然則非帝之告瞽瞍乎曰若是可謂君稟民命矣舜有牛羊倉廩不以供父母至使象殺其身而取之孝子仁兄固如是乎曰此或初受之時舜未得而專也然孟子直答萬章而不辨孝子仁兄之心雖父母兄弟

疾怨之甚而不懷也事之有無不論矣若余隱之辨史剡所謂閭父里嫗之言者所論亦小矣

問帝之妻舜而不告曰非謂帝不告於瞽瞍豈有人君以女妻人而必告其父母哉只謂帝之妻舜乃亦聽不告而就妻之才與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相應不然豈有人君告於其臣有不從之理瞽瞍雖惡亦豈敢違君之命哉

霄問曰堯視天下重於己子然乎先生曰然昔堯以天

下之故嬪二女於虞舜若試之而不可登庸焉二女為虛歸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幼曰推恩之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守德問放封之奚異曰萬章始言則放之者謂舍去也後問放者何謂如放驩兜之放與有庳之封不相背乎故問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者何日此一句讀也蓋凡朝貢之期即有政耳

本泰問舜何以不藏怒宿怨先生曰觀不藏怒宿怨可見舜之處弟全是一箇至愛再無纖毫他意夫以象至不仁而舜親愛如此若至凡人可以觀矣

問周公之處管蔡不如舜之處象何也先生曰舜當時與象同其好惡同則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故象不格姦若周公處管蔡者恐不在於監殷之時在於未使之曰公既居冢宰之位彼其心以為兄也乃不冢宰不肯帖服且或未同其好惡故不能平遂以殷畔此管蔡者

乃小人之心也周公者聖人之懐也公以聖人之懐待管蔡於其委曲處或未察耳管蔡以小人之心窺周公凡其直遂處皆生忌也故孟子謂周公為有過舜為仁人

挺問是詩也至孝思維則者何曰此皆言舜無臣父之事也盖上言說詩之法有詩可辨也下言孝親之至有詩可證也既言孝子之至以下又引書者何曰上言尊養其親者豈有子臣其父之理下言變化其親者乃似

父不得而子之說咸丘蒙將非誤傳瞽瞍允若之事以
為臣父乎
胥問孟子既言天與舜之天下又言薦於天而天受暴
於民而民受者何曰言天民一理也故自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以下是指其事皆出於天也太誓以下則證其
理實本於民也為君者欲得乎天亦求之民耳
得與問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下述天與賢之事禹
薦益於天七年以下述天與子之事丹朱不肖以至莫

之致而至者何曰此以人事言也夫堯舜之子不肖而舜禹施澤於民久故舜禹雖避不能違天之從也禹之子啓賢而益施澤於民未久故益雖避不能來朝覲訟獄謳歌也是天之與賢與子其實不外乎民耳匹夫以下則謂之何曰匹夫以下言與賢之故故仲尼猶舜禹也但無天子之薦不可以為非天與賢繼世以下言與子之故故太甲成王猶啓也但桀紂無太甲成王之賢不可以為非天與子故曰賢有可禪之義雖居乎一聖

子有繼世之常或廢乎三賢也義一者何曰言或禪或繼主於得民天無私心也禹豈德衰者哉

時欽問割烹之事奚辯乎曰述處窮之介者言無要君之理也述出仕之實者言無要君之事也吾未聞以下則又合出處而斷之耳幡然以下言不亦複乎曰與我處畎畒以下述伊尹之言也思天下之民以下推伊尹之心也皆其自任之重耳

本泰問伊尹先生曰耕莘言伊尹隱處之時所守如此

只是一箇義後言伊尹既出之時所任如此只是一箇仁然必有所守之義而後有所任之仁此正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皆是决伊尹無辱已要君之事

充賜問孔子主癰疽與瘠環之辨奈何曰自有命以下即孔子處常之言見其無此道也自孔子不悦於魯衛以下即孔子處變之行見其無此事也觀近臣以下則言孔子與癰疽瘠環玉石不同性薰蕕不同器若有此主則孔子亦癰疽瘠環矣

本泰問孔子不悦於魯衛如何先生曰為陳侯周臣盖言此時司城貞子適為陳侯周之臣以見孔子在陳是主貞子不然孔子過宋尚微服避難決無在宋主之理既在陳則貞子宋大夫也如何見貞子此時方去宋適陳為陳侯周臣也

明遠問百里奚智賢奚多乎曰凡為汚事者其心必不明其行必不賢百里奚事君之實不可得聞即虞亡而秦伯可知其智賢矣

萬章下

何城問孔子聖之時先生曰亦是四時之時此見孟子善言孔子其原得於子思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云云此見孔子就是箇天地當寒則寒當暑則暑何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乎始終條理總是論孔子之全然三子之偏各自成一箇條理者亦自可見此聖智二字比上聖智二字不同此智字是孔子之智可以兼聖字此聖字是三子之聖兼不得智字蓋孔子之智知至而

能亦至也三子之聖聖雖至而智則有偏故所成就的
聖亦偏如此說見取譬力之義
王材曰觀伊尹方其在有莘之野辭受取予一介不苟
及仕湯也必待三聘之誠處則樂堯舜之道出則欲天
下之人匹夫匹婦咸被堯舜之澤此其道已不下於孔
子矣而孟子等之夷惠乃若是班乎先生曰子言良是
伊尹於夷惠為大矣但方之孔子少不及耳材曰仲尼
行無轍迹伊尹不及者其惟有迹乎先生曰然

景章問孟子譬孔子之聖既以樂又以射者何曰樂言乎其全也三子各有條理也所缺者多矣射言乎其中也三子同未有的也所偏者遠矣故全且中斯時矣然則智優於聖乎曰聖有全體有一支玉振之聖舉全體也力至之聖言一支也是故三子聖之不能全者其亦智之有所不足乎

如軫問班禄之制奈何曰非惟爵有通於天下施於中國者雖禄亦有然也故自天子之制至附庸通於天下

者也自天子之卿至小國代其耕者施於中國者也耕者所獲以下則又兼王畿侯國而言耳曰君且勿論一大國之卿其田三萬二千畝不亦多乎如有三卿則君田又安在耶且與孟子所言公田圭田等不同者何耶曰此或計一歲公田所入之禄當此田數耳不然則爲井於三萬二千畝之地者其公田皆卿之數乎故觀其禄以是爲差非必三萬二千畝者盡一卿有也

軺問孟子論友不挾長貴與兄弟至引獻子以下皆主

挾貴者何曰不挾長與兄弟人情或可免惟挾貴則世俗之常態也况孟子所論專為治天下之大綱而言乎故曰其義一也其義一則貴不可挾矣貴貴尊賢專指堯舜乎曰然惟堯舜能盡之耳子思雖知貴貴而惠公尊賢則不至獻子等未盡尊賢之實而樂正裘牧仲顔般王順亥唐亦恐未能盡貴貴之道也

本泰問貴貴尊賢何以謂之義一先生曰貴貴尊賢皆是義然貴貴非時人所謂貴貴觀舜之於堯就是貴貴

之義夫以舜之聖堯得而友之非舜之貴貴而何不然挾所有以自高便非貴貴之義矣樂正裘等是知貴貴之義者子思貴貴而費惠公之尊賢又欠平公亥唐之事兩失之矣此必堯舜而後能盡也

大器問貴貴先生曰如惠公得子思則子思能貴貴子思大賢也得大賢而友之非貴貴乎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獨不為重是汲黯亦知貴貴也

緘問孟子論交際何獨以孔子為言曰孔子大中至正

之聖孟子之所學者也是故以是折衷耳是故先辨賜之可受度以孔子之心也後辨賜之可受證以孔子之事也則孟子之受餽於宋薛者皆由是耳方論交際而以孔子三仕為言者何曰因有際可公養之仕也

章詔問孟子既舉孔子為委吏乘田以見居卑窮者不可有出位之望又言立乎人之本朝者何曰道不行則富且尊焉恥也不如居卑窮之為安耳

問孔子亦獵較未是親為之如何先生曰將舜之陶漁

耕稼亦非親為耶夫禮從宜使從俗入門問諱入國問禁聖人行不絶俗自是如此

本泰問何以言人之本朝先生曰見得是人之本朝也豈可輕易把他做壞了既是我立他的朝就是本朝矣又豈可輕易把自家的本朝來做壞了此見孟子激切之辭

瑶問周與賜奚不同曰周之粟無定數賜之禄有定品故以其賜之也雖抱關擊柝無羡禄以其周之也雖繼

粟繼肉百官牛羊不過也故餽無常職而食於上者以為不恭則已仕者當盡其職也子思拒臺及堯養舜之事則未仕者當守其道也如此則天下不治者鮮矣大器問君之周士如何先生曰君之於士固當周之然為士者必如子思舜方可以受君之周也然孟子子思舜之徒也而當時不能周之玆固可重慨矣

印問不見諸侯何言之已煩乎曰先言守禮實因未仕之義後辨守道不同已仕之人故自為多聞以下又言

非道之招凡賢人皆不肯從以職之召雖聖人亦不敢違也蓋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故庶人固當守此禮義而求見者亦當由禮義之門路也不然是自閉其門賢者可得見乎以多聞為師者何曰賢言才能也多聞言其畜德也其下賢人則兼舉之耳

本泰問多聞與賢何分先生曰多聞重於賢賢則指其能也如曰賢於其事云云觀下師字與欲見賢而召之語可見

詩問論世何以為知其人乎曰此非徒誦詩讀書又當因其所處之世而論之以求其心也是故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以折衷乎四代故孟子以禹稷顔回為一道也

堅問論其世何以不曰論其行先生曰仁人之行皆與世推移隨時處中者也故當論其世若禪繼放伐等豈可不以世觀乎此考古之法執此以讀史可以知人矣

王材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註曰言己之善

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夫在我之善既已蓋於一鄉則一鄉之人皆將求友於我如晦翁之云恐非所以論於我之取友也先生曰然蓋言能友一鄉之善士者乃成一鄉之善士也其要只在心虛若先有一毫自是自足之心則善斯不我入矣便是為人君者位已極高勢已極隆若不是虛心樂取則天下之善何由而至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告子上

雲霄問杞梛之說何以為禍曰是以仁義為惡者也非禍而何

大器問既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又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何曰知水之無不下則知人性之無不善故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

養敬問孟子辨性何至以犬牛人曉告子也曰犬之不可為牛則羽雪玉不可為一白矣使當時即謂之曰此白羽也即白雪也不知告子何以辨之哉且其下章言

白馬白人不異彼告子何不以楚人之長為即吾之長乎彼長而我長之以下何其言之複乎曰先因其以彼長為義則示以所長者出乎心也後因其以恱長為義則示以所恱者出於心也

本源問公都子既知行吾敬為義内矣何至又勞孟子之數譬也曰始因季子之難乃求之於師也終因季子之辨遂得之於已也盖學者於義未精未免於語有滯於理未會未免於語有阻耳

本源問孟子闢公都子三説性而猶據情與才言性者何曰情者性之動也有是性斯有是情才者性之能也有是才因有是性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斯其情豈不善哉則知仁義禮智之不惡矣求則得舍則失斯其才豈不善哉則知仁義禮智之非外矣故有物有則人之情也民之秉彞人之性也好是懿德人之才也論性者惟於其發用處觀之自見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

廷璽問富歲一章有要乎曰富歲以下言才同也故凡

同類者以下言形同也口之於味以下言性同也夫性則聖人亦心之所同然形則聖人亦我之所同類人亦何憚而不用其才哉

本泰問富歲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是孟子要人知充其才若是論才之同此章皆是才之同何也正欲人知其同則知才之可充矣理義之悅心非是理義來悅我心如此說理義又吾心外之物矣此蓋指人心之本體言人心自有理義惟不為欲所蔽而此理義在心則自有

箇恱處此當意會

本泰問夜氣曰夜氣之說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發為旦氣旦氣不梏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是性字盖性何處尋只在氣上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别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見於事是情能惻隱皆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大不是試看人於

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

雲霄問山木言性於人言情何曰互舉之也此通上三章皆論性才而以才為主其實一理也夜氣與旦氣晝氣同否曰夜氣則晝氣之衰旦氣則夜氣之積晝氣則旦氣之衰故夜氣多勝晝氣夜氣少伏晝氣葢人之稟氣非如聖人之至清未免有濁也有濁而遇晝之所接所見則引而混淆并其清者亡矣夫是以君子遠酒徒淫朋也夜氣與浩然之氣同否曰當夜氣時可觀浩然

之氣苟得其養以下云何曰言用才也養於操而已矣

濤問無或乎王之不智者何曰易生之物言其不親賢也是不智也奕秋之譬言其不專心也非不智也夫內不專心而外常不親乎賢欲德之進難矣

鑾問魚我所欲之章其言何煩乎曰魚我所欲以下皆言舍生取義出於良心人皆有之也萬鍾不辨禮義以下則言其無失此心耳故斯心也上為天之所授下為人之所同為天之所授也則雖生與患有不用且避者

矣為人之所同也則雖生與死有不受且屑者矣既言生亦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一節又言如使人之所欲一節者何曰上正言之下反言之也

官問學問之道求其放心傳謂學問非止一端又曰如是而可以上達者何曰學問之道即求放心也仁人心也放心則不仁求放心則仁矣即此是上達

士裔問無名之指言不知類拱把之桐梓言弗思者何曰桐梓與身其類甚明不必言類若指之與心則固身

所有之物耳故以類言然言不知類則其不思可知言不思則其不知類亦可知也

明堂問兼所愛者云何曰此章言養體當審蓋人品之所由分也不然而惟以飲食則人賤之矣是賤場師是狼疾人也下章鈞是人也亦謂此耳但此章言所以小人之故下章言所以大人之故也然則夫人不亦可慎乎

大紀問既言仁義忠信又言樂善不倦者何曰善即仁

義忠信樂此不倦耳

劉銑問既言飽乎仁義又言令聞廣譽者何曰有實則有名矣何以言膏粱文繡曰欲貴者此二事為急耳仁義之人不御膏粱文繡乎曰傳食諸侯孟子且為之衮衣赤舄周公之所以几几也但飽徳之人以四海為一腹雖咀膏粱思飢者不知其味之美也令聞之人以九州為一體雖見衣文繡思寒者固欲被之也又何願哉

本泰問有令聞廣譽於身便不願人之文繡然則君子

亦有心於名乎先生曰不然蓋君子以此自考必有聞譽後可以驗吾飽德之實所以不願文繡

保之問仁何以言熟曰譬之五穀忠信以地之格致以耕之克已以耘之多就有道多聞善言以灌培之堅志自強以長之閑邪以防之則熟矣

告子下

滋問孟子論禮重於食色既言寸木以下又言紾臂以下者何曰上所謂啓其憤也下所謂發其悱也既譬寸

木又譬鉤金者何曰寸木以變言也金羽以常言也如不以變言而岑樓與寸木並立於平地其高下奚啻尋丈之不同禮重於食色固若是矣如必以常言而鉤金與輿羽並稱於權衡其輕重奚啻銖兩之不同食色之輕於禮固若是矣不然紾兄之臂踰鄰之牆人豈有爲之者哉故由任人之言天下亂由孟子之言天下治

本泰問不揣其本如何先生曰此下二節見其必不然之意上是以本末論下是以輕重論然此且把外邉粗

處與他論至下文紾兄之臂則就其良心本然之處而痛箴之觀其曰則曰則者正欲反求而得其本心也此處才可以觀禮與食色之重輕矣

大器問孟子為屋廬子辨食色與禮之輕重如何先生曰孟子初間猶是即其粗迹辨其輕重自踰東家牆以下則是指其本心之明自然過不去處則雖得食與色有所不為連輕重也不消論矣

世用問孟子與曹交論為堯舜舉下三端者何曰奚有

於是以下言能為徐行以下言易為服堯以下言其為之也徐行後長此見堯舜之道最易簡而可行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堅問孝弟何以只言徐行後長曰天下未有能弟而不孝者堅曰孝弟能盡堯舜之道否曰然未達曰心和順盡之矣

爵問孟子論小弁之怨者何曰上言情不同於越人鄙高子治詩之非也下言事不同於凱風以大舜養親為是也高子乃比而一之不亦過乎

堅問小弁之怨何如先生曰小弁有箇趨舜之路何以為小人之詩然卒至不肯報父之讐其去舜也又遠矣邦憲問宋牼未嘗言利孟子何以言號則不可乎曰我將言其不利則必以求利為言也是其號也

邦憲問屋廬子喜得孟子之間不幾於樂其師之有過乎曰不然也連言孟子此處我已得其義矣蓋喜其學之有進遂質而問之耳故後之悅即前之喜也

大器問屋廬子何以喜先生曰屋廬子之喜喜自己學

問有進能見得孟子處事有義理處故曰連得間矣與陳臻不同

王獻葢問孟子於季子儲子之幣受之不報何也先生曰想當時亦交之有名觀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葢以繼往開來自任故交以道接以禮如餽贐聞戒皆受之若子思則不同他說伋雖貧不敢以身為溝壑令之以禮來餽者受之可乎曰如何不受但看他有故無故

詔問名實之辨者何曰存之心為仁名實之本也發之行為賢名實之用也由其心仁也故伯夷伊尹柳下惠有去不去皆非心之異也由其行賢也故公儀子子柳子思百里奚孔子有用不用皆非賢之罪也

本泰問孟子言夷尹柳下惠數人果同歟先生曰夷尹柳下惠所行不同而同歸於仁下言公儀子子柳子思與孔子所行不同而同歸於賢

問臣之於君以一燔肉不至就去了可乎曰此便是任

其微罪與曾子以蒸不熟出妻意同

祖學問五霸三王之罪人者何曰由是知天下之亂君之責少臣之責多也臣之失學術不明耳是故戰國之時天下學術皆儀秦迷其君者衆矣孟子以一人而辨之不亦難乎漢晉隋唐宋元之際天下學術皆功利而董仲舒王通程灝許衡皆以一人而辨之不亦難乎

本泰問五霸五禁之盟非不好然何以得罪於三王乎

先生曰此五禁皆非五霸能躬行者且如内嬖六人五

公子爭立其於初命何如又如城邢城楚丘於專封之事又何如五禁雖曰尊周凡其所為率皆無王之事問楚之王祭不供似矣然楚僭號稱王則舍而不問是有二王也何尊王之有首止之盟似矣然不告於王請立其子而私與子盟是處其子以拒父其自處則抗君何尊王之有問其事若是而原其心實非此謂假借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顧問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孟子第其罪而歸重於大夫

何也先生曰主治者寡而輔治者多君有不善臣猶得以救正之今之大夫乃逢君之惡其罪豈不加於諸侯五霸之上乎此君子所以重學術也學術正則所以事君者無不正矣此固孟子之微意

如斗問孟子語慎子既言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又言周公之封於魯以下者何曰上言不可不及乎百里下言不可過乎百里百里者中制也

道柔問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何以不同曰道者上之

所行俗者下之所成今之道即富國强兵之道今之俗即以此為良臣也

顧問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如何先生曰此見聖賢心學只是箇好善如舜之好問好察皆是此意孔子稱子賤為君子亦只是箇取善比如子貢亦可謂賢矣夫子只許以器許子賤為君子君子則不器矣取善之大如此知此則三人行之有師亦此也尚友於古亦此也何患治天下之難

道柔問好善何以優於天下曰雖舜之好問好察亦不外是聖賢之所以成德而致治者此好善其要道也

達問孟子嘗言士無事而食不可又曰君之於民固周之及答陳子之三就若以為仕者則不可言周若以為庶民則又何以言公養之仕也曰此或以道不行而謝官飢餓不能遠去則猶就其國受免死之周耳雖未有離乎仕然已近於庶民矣故曰周若未仕之庶民其周之也雖繼粟繼肉不以為過奚啻免死耶温公以為飲

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者如之何曰免死之周而不受仲子之廉矣君子見泰者不為也若余隱之謂孔子棲棲皇皇為禮貌飲食則所見益陋而朱子謂孟子通上下言之若君子自處則在所擇者又非孟子之本意矣

本泰問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何以可受先生曰如此乃見中道耳曾子曰其謝也可食正此意

仲仁問忍性之性氣禀食色乎曰孟子既非告子食色

之性豈有躬自言之者乎蓋其曰動心者心則放逸怠惰則困勞苦飢餓而又興作也忍性者性有或徼或晦則困空乏拂亂而又忍定也蓋人恒過然後能改耳故勞苦飢餓空乏拂亂皆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之物而增益其不能者之地也豈惟人哉雖國亦然矣人恒過非止中人乎曰並上下觀之似皆一事也

盡心上

德盛問盡心之章其言不亦複乎曰知性言窮理也養

性言盡性也立命言至命也天之命不過乎性性之理不外乎心流行者命也其主命者性也舍其性命者心也夫知性而至於殀壽不貳則凡禍福榮辱皆不足言矣此心之靈與天奚異哉養性而至於脩身俟死則凡仕止久速皆無不宜矣此身之動與天奚違哉故曰立命盖命雖出於天而實由於我矣雖或遭殀在我未嘗不壽天不得而殀之也雖或遭壽在我者未嘗或殀天不得而壽之也

王材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謂前節為造其理後節為履其事竊謂孔子不惑知命必於四十五十言之學至於盡心知性知天則已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矣如是而後存且養而履其事乎陽明先生以前節為生知安行之事次節為學知利行之事不知以為何如先生曰朱子之説是也陽明以末節為困知勉行不然盖人所最惑者殀壽也至於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命自我立矣

到命自我立處知天事天又不足言此乃是至極然則知天與五十而知天命不同乎曰不同彼是兼行言此只是知

知性就是知天心便於此盡了是知性乃盡心的工夫存心在何處存惟養性乃所以存心蓋性乃心之所具之理使不養性則心不存矣故養性乃是存心的事務試觀人之能順其性而不害者又豈有心不存乎

本泰問何以謂立命先生曰立命之説謂知天而以殀

壽貳其心猶不謂知天之至事天而不能脩身以俟死猶不謂事天之至蓋生死人之大關係最能惑不貳能修身以俟之是我之命雖天所付實能全盡於我不謂命自我立乎命一也無所謂氣命無所謂理命蓋天命流行只是生物著在人物就是性就是氣再無二樣莫非命也

堅問張子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曰觀合字似還分理氣為二亦有病終不如孔孟言性之善如説天命

之謂性何等是好理氣非二物若無此氣理却安在何處故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介問萬物皆備於我何言誠與仁乎曰自其無妄言之謂之誠自其無私言之謂之仁無妄即無私也盖天下之理至仁而備至誠而極恕則入仁之路也夫何故仁包萬物恕則求通乎物猶所謂誠之者也

顧問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先提一箇萬物皆備於我見得盡萬物之理皆具於人之一身然惟反求諸己無

一事一物處之不得其當則自有樂處此當以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照看就見然此豈易能哉未至是者惟在强恕而行則求仁自近葢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隨事皆强恕焉其去道也夫何遠哉故反身而誠自學之已成者說

東郭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註觧得好先生曰此章當與西銘並看東郭子曰然我亦嘗謂當相並看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乃賢者之事即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乃聖人之事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意先生曰然但人做工夫要尋路途使不迷耳

孟子謂宋句踐既言人知人不知下何以又言窮達蓋宋句踐志於出者也正是以窮達介意故孟子說窮也只尊德樂義何嚻嚻如之

良弼問孟子既言尊德樂義又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何曰惟不以窮達為心而以道義為重斯見其尊樂之實耳苟失道義而惟志於遊説以求達幾何其能嚻

顯也既言澤加於民又言兼善天下既言脩身見於世又言獨善其身者何曰言澤加於民者非一國一方也乃天下耳脩身見世非沽名釣譽也乃獨善耳故周於善者自有其用妙於用者自有其實也

滂問豪傑之士云何曰此以資質言也當商之季在周之始紂惡方深於四海而文王未顯於西土伯夷則起於北海太公則興於東海三仁共立於亂朝十亂並生於豐岐此豈文王興之哉如此則前篇所言空之拂亂

勞苦飢餓莫非豪傑所興之地也若夫瞻父母之德者汝墳之凡民也感游女之化者江漢之凡民也若無文王則無此德化矣

文學問皞皞如者何曰殺之以下乃其象也君子以下乃其故也若集傳所言因民之事則有迹可求其氣象狹矣所引舜孔之事則所過有限其擬議泥矣夫化者神之用神者化之本其曰過者非必身皆經歷也凡言語之出風聲之至條教之加皆是也其曰存者非必身

常操持也凡意念之動謀慮之起經畫之方皆是也故化即顯諸仁神即藏諸用由上譬之不怨不庸民日遷善所過者化也殺之利之而不知為之所存者神也藝圃折衷乃改王者之民為驩虞帝者之民為皥皥者何曰若是則禹湯文武皆造為與五霸同一假矣

思敬問良知良能者何曰知為良心者有驗於人之幼也原為所性者有驗於人之同也使非原於天命之性則固不能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矣

何廷仁言陽明先生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之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者有淺深不可槩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以教人至於立成法以詔後世則曰吾道一以貫之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堅問孟子言良知良能陽明先生止言良知何也先生

曰且如言仁有兼言之者有偏言之者陽明之說兼言之也但致良知必須學於古訓以明其心猶鏡之有塵必用藥物以磨之可也如其不用藥物以磨之而能使之明者難矣

先生曰我今日見何廷仁廷仁又言良知之說我說良知之說非是不好大抵學者不可執泥須是使別言語皆可入若執泥了此一說則別言語皆不能入如古人教人或以忠恕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禮皆是提掇出好

處教人的不可謂以忠恕教人就說良知靜敬之類不好亦不可謂以靜敬良知教人就說忠恕之類不好須要變通使人言皆可入

田問既言仁言仁聲又言善政善教者何曰仁言類善政仁聲類善教大抵言與政末也聲與教本也

思敬問舜居深山之中者何曰此言舜之貌雖少異於人舜之心則大異於人也故曰堯舜與民同類者

應箕問如此而已者何曰此言人之為人不過乎外無

妄行内無妄思而已也

應箕問操心之危與慮患之深奚異乎曰操心危惟務急乎忠孝以全臣子之節其握髪吐哺宵衣旰食蓋有薄氷之履而深淵之殞者矣慮患深惟恐違乎忠孝以干惡逆之誅其言必防失行必防弊蓋有不見是圖意外而慮者矣由是其智皆出於術也

濟民問達可行於天下固如伊吕之輩矣正已物正孔孟奚獨不能然曰此必待上用之而後可不然奚其正

是故畎畝之舜所化者歷山耕夫耳

詩問三樂奚主乎曰不愧不怍其要乎不然雖父母存兄弟無故亦或有不樂而教育英才又何以為之具也

滋問君子所欲所樂亦非不美之事何以與所性異也曰君子之情固在同乎人而君子之性實在有諸已也夫有諸已則可以兼同乎人不然雖欲同乎人不可得矣分定者何曰分猶分量之分斯分也其大同天地其遠亘古今其輕重不可權衡其長短不可丈尺未嘗不

足或虧欠也大行奚能加若可加也是性可得而贅疣也未嘗有餘或剩溢也窮居奚能損若可損也是性可得而虧減也睟面盎背四體喻者奚狀乎曰如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如程子如春之煦如玉之潤皆可以觀睟面也如詩云委蛇委蛇如山如河不震不騰不騫不崩皆可以觀盎背也四體之喻則取予皆當進退咸中矣

顧問分定曰人之性無一毫不足處亦無一毫有餘處

何以有加損也此便是分定根於心者何曰根字借草木之根字說來盖君子仁義禮智在心就是木之根在地生得自然牢固故其生色處處皆妙如草木之生枝柯花葉一般皆自然發見出來

滋問孟子言文王善養老既舉五畝之宅以下又言所謂養老者以下何曰上雖舉文王之政似論其理下則行其事耳

騰遠問登東山之說如之何曰言孔子之道出乎天下

人之上也學者但未能見之耳有遊其門者斯知之故曰聖人之道大也夫子其小天下者哉言天下自小耳是故高明配天萬物覆焉其諸升山乎則夫立丘垤之間限城郭之内者皆將以聖道為不可階而升矣博厚配地萬物載焉豈惟觀海乎則夫遊溝瀆之中涉沼沚之上者皆將以聖道為不可葦而航矣瀾非水之源也奚觀乎曰源大者瀾必大源小者瀾必小故容光必照如日月之有明也既言聖道之大又言其本者何曰大

猶貫也本猶一也君子而後達者何曰君子之學自近而遠由卑而高是故物未格不敢以言意誠意未誠不敢以言心正心未正不敢以言身脩身未脩不敢以言家齊是故興詩而後立禮立禮而後成樂志道而後據德據德而後依仁皆其序也

本泰問登東山章如何先生曰上二句自聖人所至而言下二句自人之觀聖人而言聖人之門就是孔子之門凡此皆以聖人之道大言流水成章只以大學之序

言蓋能格物致知然後誠意正心脩身纔可至於大處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不然望洋而已終可至乎元吉問雞鳴為善只主敬者何曰言其心常存也若其條目則或省察以克己或涵養以復禮或有所得以待旦或有求而忘寐皆是也然孟子之意但為自雞鳴而起以後皆在善事耳亦不可執一論也

章詔問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意以舜取諸人以為善故稱之歟先生曰然孟子言舜處甚多如好問好察之

類皆是

光祖問曰近世義利不明光祖嘗用意體貼爲力實難請示切要先生曰此問甚好南軒無所爲而爲之言極精舜蹠之分正在於此推之家國之存亡天下之理亂罔不由之如尚義者在位則所用皆義人所行皆義政天下無不治矣尚利者在位求其弊可勝言哉然其初要在謹獨但於一言之發一事之動一財之得就當審處不可有一毫適己自便之心久之自然純熟可以造

於無所為而為矣昔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正見義不見利之大節學者能甘貧儉約不為利動自無往而非義或又問曰今有人未純乎義欲矯强之又恐近名奈何曰矯强為義有何不可但要内外如一苟其心未必義而外詐飾以為義人則曰好名者也更當痛自懲艾

繼祖問既言執一又言廢百者何曰上言三子之學皆偏下言三子之害皆大也道如此路千蹊萬徑皆可以

適國東阡西陌皆可以歸家如執一路而往終身由之而失道衆人從之而皆迷者也是故為仁則至於忘親為義則至於忘君為中則至於廢中

鸞問人心亦皆有害者何曰心對口腹言也口腹之害即心之害也非又有一人也故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憂不及人也

弘學問惡知其非有者何曰其非有仁義也不自知耳盖熟於假者也即莫覺其僞之説

藻問放太甲而民大悅者何曰放之而悅其不虐我乎反之而悅其將澤我乎

光祖曰伊尹放太甲於桐使思其祖而改過也其心甚公至霍光則直廢昌邑於一旦是因人言襲盛名人皆以為前有伊尹後有霍光者何也先生曰霍光安能比伊尹哉迎昌邑已不似立太甲廢昌邑又不類放太甲伊尹之志有商天下皆知也霍光之心所知者楊敞田延年耳其後妻顯謀篡而子山禹横逆乃光恬不介意

將亦比其子如伊陟耶

瞍問漢薄昭文帝舅也殺漢使者文帝使羣臣喪服往殺之程子以為使太后不食而死則如何而況天子之父殺人皐陶執之哉曰孟子斯言示人臣以守法為重天子以化親為孝故虞廷有執法之臣而其君無殺人之父蓋瞽瞍厎豫也故古者德為聖人斯尊為天子聖人之父雖頑如瞽瞍且化況其他乎溫公乃疑其君臣相與為偽誤矣

谷問既舉王子宫室以下又舉魯君以下不亦複乎曰上言移居之異因憶居仁者或又異也下指移居果同以見居仁者必不同也是故允恭克讓之堯則協乎温恭允塞之舜不虐無告之舜即符乎不侮鰥寡之文也

九臯問形色之異者何曰耳目手足之謂形視聽持行之謂色聰明恭重之謂踐形

蒙問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何曰以此知古人亦不忍於妾母之子無服於妾母也故今之妾母之子為其母

亦斬衰杖三年

汝鄰問五教曰其究皆為二者耳故時雨答問私淑艾無非成德而達材但時雨有不待答問者

因時雨王材曰聖人時雨之化恐不止是顏曽凡因善而長因失而救皆是時雨先生曰此是汝資質所到如今日之雨豈但禾苖種之美者得其益凡園中蔬菓之類皆沾被也聖人啓憤發悱反三隅而復皆是時雨

世英問既曰大匠以下又曰君子以下者何曰上言法

不可以自貶以狥人之不能也下言法未嘗自私以待人之能也學者不以能自奮而以不能自畫何哉

萬春問不可已及退速之病曰在勇與恒耳不恒何以治之曰吾末如之何矣

仲武問急先務者何曰即親與賢也故親賢之為務即當務之為急也故其下專言不知務親與賢二事乎曰仁知莫先於親親莫次於尊賢或曰先務因時而言亦通

本泰問親賢先務何分先生曰親賢就是先務言雖平而意則相資試觀唐虞之治其先務豈外於此觀下言此之謂不知務可見

如斗問彼善於此者何曰斷盡春秋之義矣故春秋於征伐之事必加貶責而其中或有不得已而被兵或有舉辭興兵者是以褒之也穆修孫復謂春秋有貶而無褒則過矣

盡信書孟子蓋欲人約之以禮也意以人之讀書皆是

博之以文使不約之以禮則徒泥其文反不如無書之愈也

洙問書不可以盡信曰豈惟書哉雖詩亦不可盡信靡有孑遺周之餘民果如此乎故伊尹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夫子曰博文約禮

元問戰陳既皆大罪何以獨言焉用戰曰湯武為陳則有矣故詩曰陳於牧野書曰陳於商郊然則罪乎曰其為戰也非志於戰而求善為此也不得不陳

世寧問規矩與巧奚異乎曰巧亦不出乎規矩之中在人求之如何耳

勲問伯夷柳下惠何以能為百世之師曰豈惟百世雖千世之下聞其風而不動心者非人也葢其道雖未中然造於聖而志於誠自能動物耳

介問稽大不理於口孟子不責其反躬而以無傷言之者何曰示之以孔子文王之事所以儆之者深矣稽能如孔子文王則不理於口無傷也稽不能如孔子文王

則不理於口也宜矣

本泰問稽大不理於口孟子不勉貉稽以反已乃曰無傷何也先生曰學者如孔子文王這等的人則雖有謗毀容何傷是即反已也

印問發棠賑饑豈搏虎之惡而孟子以馮婦自喻者何

曰所言於君而讒諂皆在左右其言之行否真搏虎耳

雲霄問孟子既斥告子食色之性其曰性也有命焉者何曰不曰君子不謂性乎言常人則以此為性矣而君

子不謂之性也命亦然

本泰問性命先生曰人通把這箇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當做箇性君子則以為有命不把此呌做箇性人通把後五者呌做箇命君子則以為有性不把此呌做箇命蓋前命字正與後性字同前之曰性也後之曰命也都不是孟子自家説作性説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

九儀問既曰有諸巳之謂信又曰充實者何曰信即實

也擴充其實斯生意無窮矣故美

爵問孟子既言達不忍不為又言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者何曰上言用力之始下言功之成也無受爾汝之實以下者何曰此因充無穿窬之心而言然爾汝以行言也言餂以言言也何以獨申言無穿窬之心曰收心之學以仁為主是以上篇雖並言仁義而學問之道止言仁能仁則義在其中矣擴充之學以義為主是以此章雖並言仁義而穿窬之譬止言義能義則仁在其中

矣其實一理也

本泰問充無受爾汝之實如何先生曰此節說行下節說言盖能於此等去處都盡去了乃是能滿其無穿窬之量此處最是人所易忽處故孟子曰這便是穿窬之類何必真為穿窬始是不義也

應賜問狂狷鄉原奚別曰狂狷雖過不及然其心實鄉原雖似無過不及然其心偽真偽者入道賊德之所由分也故曰於中未中者孔子待之甚恕似德非德者孔

子惡之甚嚴也反經之政即絶鄉原之法耳

阡問孟子何以言孔子時無見知曰此其自任之言見其必有也葢曰道傳於古者皆已有聞知道傳於今者乃至無見知者乎可知其自任矣顔曾冉閔非見知者乎曰此具體而微孟子以為姑舍是者也於文王不言顛括閎夭周公獨言太公望散宜生湯不言仲虺言伊尹萊朱堯舜不言稷契伯夷夔龍言禹臯陶者何曰禹臯陶能兼稷契之事太公伊尹則湯文嘗以為師矣或曰

萊朱即仲虺

四書因問卷六